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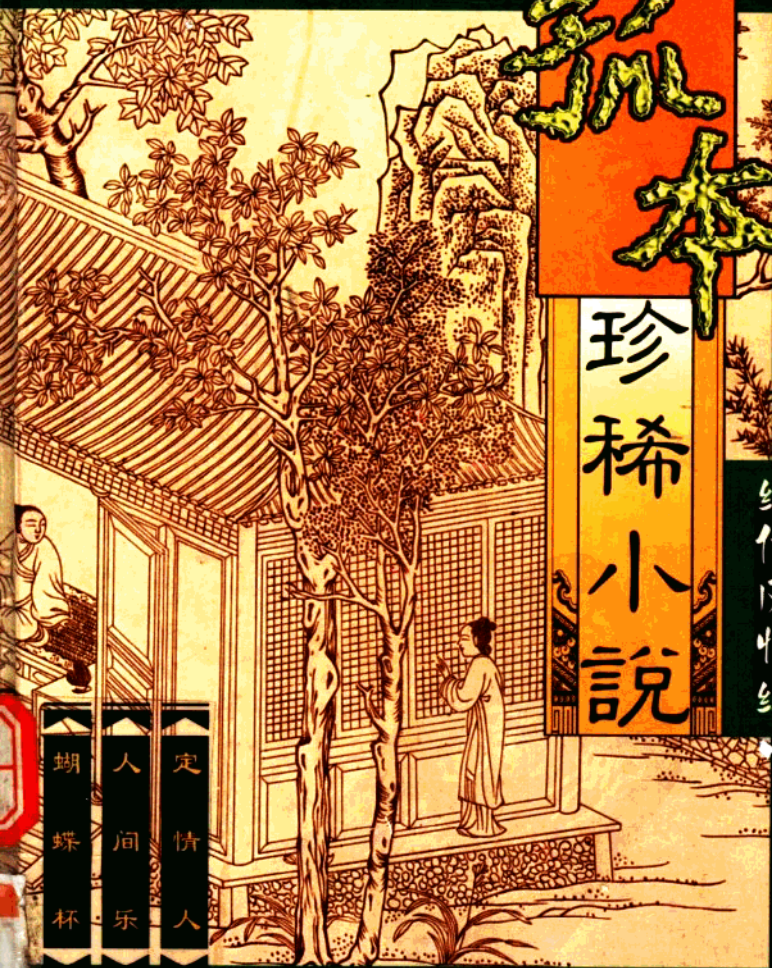
傳世

孤本

珍稀小說

絕代風情編

蝴蝶杯
人間樂
定情人



定情人





定 情 人

十六回。

不题撰人。

清初刻本，写刻。内封题“精刊古本”，“定情人”，“本衙藏板”。正文半叶八行，行二十字，无绣像。

【藏北京大学图书馆】

目
录

- 第一回 本天伦谈性命之情 (7)
遵母命游婚姻之学
- 第二回 负笈探奇不惮山山还水水 (15)
逢人话旧忽惊妹妹拜哥哥
- 第三回 江少师认义儿引贼入室 (24)
珠小姐索和诗掩耳偷铃
- 第四回 江小姐俏心多不吞不吐试真情 (32)
双公子痴态发如醉如狂招讪笑
- 第五回 蠢丫头喜挑嘴言出祸作 (40)
俏侍儿悄呼郎口到病除
- 第六回 俏侍儿调私方医急病 (48)
贤小姐走捷径守常经
- 第七回 私心才定忽惊慈命促归期 (55)
好事方成又被狡谋生大衅
- 第八回 痴公子痴的凶认大姐做小姐 (63)
精光棍精得妙以下人充上人
- 第九回 巧帮闲惯弄假藏底脚贫女穴中 (71)
瞎公子错认真饱老拳丈人峰下
- 第十回 欲则不刚假狐媚明制登徒 (80)
狭难回避借虎势暗倾西子

- 第十一回 姚太监当权惟使势凶且益凶 (89)
 江小姐至死不忘亲托而又托
- 第十二回 有义状元力辞婚轿海外不望生还 (98)
 无瑕烈女甘尽节赴波中已经死去
- 第十三回 烈小姐有大福指迷避地感神明 (106)
 才天使善行权受贡封王消狡猾
- 第十四回 望生还惊死别状元已作哀猿 (113)
 作苦趣我欢场宰相有些不象
- 第十五回 览遗书料难拒命请分榻以代明烛 (120)
 续旧盟只道快心愿解襦而试坐怀
- 第十六回 节孝难忘半就半推愁忤逆 (129)
 死生说破大惊大喜快团圆

第一回 本天伦谈性命之情 遵母命游婚姻之学

诗曰：

好色原兼性与情，
故令人欲险难平。
苦依胡妇何曾死，
归对黎涡尚突生。
况是轻盈过燕燕，
更加娇丽胜莺莺。
若非心有相安处，
未免摇摇作旆旌。

话说先年，四川成都府双流县，有一个宦家子弟，姓双，因母亲文夫人梦太白投怀而生，遂取名叫做双星，表字不夜。父亲双佳文，曾做过礼曾侍郎。这双星三岁上，就没了父亲，肩下还有个兄弟，叫做双辰，比双星小两岁，兄弟二人，因父亲亡过，俱是双夫人抚养教训成人。此时虽门庭冷落，不比当年，却喜得双星天生颖异，自幼就聪明过人，更兼姿容秀美，矫矫出群。年方弱冠，早学富五车，里中士大夫见了，无不刮目相待。到了十五岁，偶然出来考考要子，不斯竟进了学。送学那一日，人见他簪花挂彩，发覆眉心，脸如雪团样白，髻似朱砂般红，骑在马上，迎将过去，更觉好看。看见的无不夸奖，以为好少年风流秀才，遂一时惊动了城中有女之家，尽皆欣羨，或是央托朋友，或

是买嘱媒人，要求双星为婿。不期双星年纪虽小，立的主意倒甚老成，自小儿有人与他说亲，他早只是摇头不应。母亲还只认他做防提，不知其味，孟浪回人。及到了进学之后，有人来说亲，他也只是摇头不允。双夫人着急问道：“婚室乃男子的大事，你幸已长成，又进了个学，又正当授室之时，为何人来说亲，不问好丑，都一例辞去，难道婚姻是不该做的？”双星道：“婚姻关乎宗嗣，怎说不该？但孩子儿年还有待，故辞去耳。”双夫人道：“娶虽有待，若有门当户对的，早定下了，使我安心，亦未为不可。”双星道：“若论门户，时盛时衰，何常之有，只要其人当对耳。”双夫人道：“门户虽盛衰不常，然就眼前而论，再没有个不检盛而检衰的道理。若说其人，深藏闺阁之中，或是有才无貌；或是有貌无才，又不与人相看，那里知道他当对不当对。大约婚姻乃天所定，有赤绳系足，非人力所能勉强。莫若定了一个，便完了一件，我便放一件心。”双星道：“母亲分付，虽是正理，但天心茫昧，无所适从，而人事却有妍有媿，活泼泼在前，亦不能尽听天心而自不做主。然自之做主，或正是天心之有在也。故孩儿欲任性所为，以合天心，想迟速高低定然有遇，母亲幸无汲汲。”双夫人一时说他不过，只得听他。

又过了些时，忽一个现任的显宦，央缙绅媒人来议亲。双夫人满心欢喜，以为必成，不料双星也一例辞了。双夫人甚是着急，自与儿子说了两番，见儿子不听，只得央了他一个同学最相好的朋友，叫做庞襄，劝双星说道：“令堂为兄亲事十分着急，不知兄东家也辞，西家也拒，却是何意，难道兄少年人竟不娶么？”双星道：“夫妇五伦之一，为何不娶？”庞襄道：“既原要娶，为何显宦良姻，亦皆谢去？”双星道：“小弟谢去的是非且慢讲，且先请教吾兄所说的这段亲事，怎见得就是显宦，就是良姻？”庞襄道：“官尊则显宦，显宦之女，门楣荣耀，则为良姻。人人皆知，难道兄转不知？”双星听了大笑道：“兄所论者，皆一

时之浅见耳。若说官尊则为显宦，倘一日罢官降职，则宦不显矣。宦不显而门楣冷落，则其女之姻，良乎不良乎？”庞襄道：“若据兄这等思前想后，说起来，则是天下再无良姻矣。”双星道：“怎么没有？所谓有良姻者，其女出周南之遗，往河州之上，关雎赋性，窈窕为容，百两迎来，三星会合，无论宜室宜家，有鼓钟琴瑟之乐。即不幸而贫贱，糟糠亦画春山之眉而乐饥，赋同心之句而偕老，必不以夫子偃蹇，而失举案之礼，以不必时事坎坷，而乖唱随之情。此方无愧于伦常，而谓之佳偶也。”庞襄听了，也笑道：“兄想头到也想得妙，议论到也议得奇，若执定这个想头议论去娶亲，只怕今生今世娶不成了。”双星道：“这是为何？”庞襄道：“孟光虽贤却非绝色，西施纵美岂是淑人？若要兼而有之，那里去寻？”双星道：“兄不要看得天地呆了，世界小了。天地既生了我一个双不夜，世界中便自有一个才美兼全的佳人与我双不夜作配。况我双不夜胸中又读了几卷诗书，笔下又写得几篇文字，两只眼睛，又认得出妍媸好歹，怎肯匆匆草草，娶一个语言无味，面目可憎的丑妇，朝夕与之相对？况小弟又不老，便再迟三五年也不妨。兄不要替小弟担忧着急。”庞襄见说不入，只得别了，报知双夫人道：“我看令郎之意，功名他所自有，富贵二字全不在他心上。今与媒人议亲，叫他不要论门楣高下，只须访求一个绝色女子，与令郎自相中意，方才得能成事。若只管泛泛撮合，断然无用。”双夫人听了，点头道是，遂分付媒人各处去求绝色。

过不得数日，众媒人果东家去访，西家去寻，果张家李家寻访了十数家出类拔萃的标致女子，情愿与人相看，不怕人不中意。故双夫人又着人请了庞襄来，央他撺掇双星各家去看。双星知是母命，只得勉强同着庞襄各家去看。庞襄看了，见都是十六、七、八岁的女子，生得乌头绿鬓，粉白脂红，早魂都消尽，以为双星造化，必然中意。不期双星看了这个嫌肥，那个憎瘦，

不厌其太赤，就怪其太白，并无一人看得入眼，竟都回复了来家。庞襄不禁急起来，说道：“不夜兄，莫怪小弟说，这些女子，天天如桃，盈盈如柳，即较之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，也自顾不减，为何不夜兄竟视之如闲花野草，略不注目凝盼，无乃矫之太过，近于不情乎？”双星道：“兄非道中人，如何知情之浅深？所谓矫情者，事关利害，又属众目观望，故不得不矫喜为怒，以镇定人心。至于好恶之情，出之性命，怎生矫得？”庞襄道：“吾兄既非矫情，难道这些娇丽女子，小弟都看得青黄无主，而仁兄独如司空见惯，而无我一人中意，岂尽看得不美耶？”双星道：“有女如玉，怎说不美。美固美矣，但可惜眉目间无咏雪的才情，吟风的韵度，故少逊一筹，不足定人之情耳。”庞襄道：“小弟只以为兄全看得不美，则无可奈何。既称美矣，则姿容是实，那些才情韵度，俱属渺茫，怎肯舍去真人物，而转捕风捉影，去求那些虚应之故事，以缺宗嗣大伦，而失慈母之望，岂仁兄大孝之所出。莫若勉结丝萝，以完夫妻之案。”双星道：“仁兄见教，自是良言。但不知夫妻之伦，却与君臣父子不同。”庞襄道：“且请教有何不同？”双星道：“君臣父子之伦，出乎性者也，性中只一忠孝尽之矣。若夫妻和合，则性而兼情者也。性一兼情，则情生情灭，情浅情深，无所不至，而人皆不能自主。必遇魂消心醉之人，满其所望，方一定而不移。若稍有丝忽不甘，未免终留一隙。小弟若委曲此心，苟且婚姻，而强从台教，即终身无所遇，而琴瑟静好之情，尚未免歉然。倘侥幸而逢道蕴、左嫔之人于江皋，却如何发付？欲不爱，则情动于中，岂能自制；若贪后弃前，薄幸何辞？不识此时，仁兄将何教我？”庞襄道：“意外忽逢才美，此亦必无之事。设或有之，即推阿娇之例，贮之金屋，亦未为不可。”双星笑道：“兄何看得金屋太重，而才美女子之甚轻耶？倘三生有幸，得遇道蕴、左嫔其人者，则性命可以不有，富贵可以全捐。虽置香奁首座以待之，犹恐薄书生无才，不褻于

归，奈何言及金屋？金屋不过贮美人之地，何敢辱我才慧之淑媛？吾兄不知有海，故见水即惊耳。”庞襄道：“小弟固不足论，但思才美为虚名虚誉，非实有轻重短长之可衡量。桃花红得可怜，梨花白得可爱，不知仁兄以何为海，以何为水？”双星道：“吾亦不自知孰为轻重，孰为短长，但凭吾情以为衡量耳。”庞襄道：“这又是奇谈了。且请教吾兄之情，何以衡量？”双星道：“吾之情，自有吾情之生灭浅深，吾情若见桃花之红而动，得桃花之红而即定，则吾以桃红为海，而终身愿与偕老矣。吾情若见梨花之白而动，即得梨花之白而亦不定，则吾以梨花为水，虽一时亦不愿与之同心矣。今蒙众媒引见，诸女子虽是二八佳人，翠眉蝉鬓，然觊面相亲，奈吾情不动何！吾情既不为其人而动，则其人必非吾定情之人。实与兄说吧，小弟若不遇定情之人，情愿一世孤单，决不肯自弃，我双不夜之少年才美，拥脂粉而在衾裯中做聋聩人，虚度此生也。此弟素心也，承兄雅爱谆谆，弟非敢拒逆，奈吾情如此，故不得不直直披露，望吾兄谅之。”庞襄听了，惊以为奇。知不可强，遂别去，回复了双夫人。双夫人无可奈何，只得又因循下了。正是：

纷丝纠结费经纶，野马狂奔岂易驯。

情到不堪宁贴处，必须寻个定情人。

过了些时，双夫人终放心不下，因又与双星说道：“人生在世，惟婚宦二事最为要紧，功名尚不妨迟早，惟此室家，乃少年必不可缓之事。你若只管悠悠忽忽，教我如何放得心下。”双星听了，沉吟半晌道：“既是母亲如此着急，孩儿也说不得了，只得要上心去寻一个媳妇来，侍奉母亲了。”双夫人听了，方才欢喜道：“你若肯自去寻亲，免得我东西求人，更觉快心。况央人寻来之亲，皆不中你之意，但不知你要在那里去寻？”双星道：“这双流县里，料想寻求不出，这成都府中，悬断也未便有。孩儿只得信步而去，或者天缘有在，突然相遇，也不可知，那里定

得地方？却喜兄弟在母亲膝下，可以代孩儿侍奉，故孩儿得以安心前去。”双夫人道：“我在家中，你不须记挂。但你此去，须要认真了展转反侧的念头，先做完了好速的题目，切莫要又为朋友诗酒留连，乐而忘返。”双星道：“孩儿怎敢。”双夫人又说道：“我儿此去，所求所遇，虽限不得地方，然出门的道路，或山或水，亦必先定所向往，须与娘说明，使娘倚闾有方耳。”双星道：“孩儿此去，心下虽为婚姻，然婚姻二字，见人却说不出口，只好以游学为名。窃见文章气运，闺秀风流，莫不胜于东南一带，孩儿今去，须由广而闽，由闽而浙，以及大江以南，细细去流览那山川花柳之妙。孩儿想地灵人杰，此中定有所遇。”双夫人听见儿子说得井井凿凿，知非孟浪之游，十分欢喜。遂收拾冬裘夏葛，俱密缝针线，以明慈母之爱。到临行时，又忽想起来，取了一本父亲的旧同门录，与他道：“你父亲的同年故旧，天下皆有，虽丧亡过多，或尚有存者。所到之处，将同门录一查自知，设使遇见，可去拜拜，虽不望他破格垂青，便小小做企主，也强似客寓。”双星道：“世态人情，这个那里望得。”双夫人道：“虽说如此，也不可一例抹杀。我还依稀记得，你父亲有个最相厚的同年，曾要过继你为子，又要将女儿招你为婿，彼时说得十分亲切。自从你父亲亡后，到今十四、五年，我昏懂懂的，连那同年的姓名都记忆不起了。今日说来，虽都是梦话，然你父亲的行事，你为子的，也不可不知。”双星俱一一领受在心。双夫人遂打点盘缠，并土仪礼物，以为行李之备。又叫人整治酒肴，命双辰与哥哥送行。又捡了一个上好出行的日子，双星拜辞了母亲，又与兄弟拜别，因说道：“愚兄出门游学，负笈东南，也只为急于续述前业，光荣门第，故负不孝之名，远违膝下。望贤弟在家，母亲处早晚殷勤承颜侍奉，使我前去心安。贤弟学业，亦不可怠惰。大约愚兄此去三年，学业稍成，即回家与贤弟聚首矣。”说完，使书童青云、野鹤，挑了琴剑书籍，铺程行李，出门而

去。双夫人送至大门，依依不舍。双辰直送到二十里外，方才分手，含泪归家。双星登临大路而行。正是：

双星上了大路，青云挑了琴剑书箱，野鹤负了行囊衾枕，三人逢山过山，遇水渡水。双星又不巴家赶路，又不昼夜奔驰，无非是寻香觅味，触景生情，故此在路也不计日月，有佳处即便停留，或登高舒啸，或临流赋诗，或途中连宵僧舍，或入城竟日朱门，遇花赏花，见柳看柳。又且身边盘费充囊，故此逢州过府，穿县游村，毕竟要留连几日，寻消问息一番，方才起行。早过了广东，又过了福建，虽见过名山大川，接见了许多名人韵士，隐逸高人，也就见了些游春士女，乔扮娇娃，然并不见一个出奇拔类的女子，心下不觉骇然道：“我这些时寻访，可谓尽心竭力，然并不见有一属目之人，与吾乡何异？若只如此访求，即寻遍天涯，穷年累月，老死道途，终难邀淑女之怜，岂不是水口捞月，如之奈何？”以此际，一时不觉兴致索然，怏怏不快。因又想到：“说便是如此说，想便是如此想，然我既具此苦心，岂可半途辍念，少不得水到成渠，决不使我空来虚往。况且从来闺秀，闺阁藏娇，尚恐春光透泄，岂在郊原岑隰之间，可遇而得也。”因又想到：“古称西子而遇范伯，岂又是空言耶？还是我心不坚耳。”于是又勇往而前。正是：

天台有路接蓝桥，多少红丝系凤箫。

寻到关雎洲渚上，管教琴瑟赋桃夭。

双星主仆三人，在路上不止一日，早入了浙境。又行了数日，双星见山明水秀，人物秀雅，与他处不同，不胜大喜。因着野鹤、青云歇下行囊，寻问土人。二人去了半晌，来说道：“此乃浙江山阴会稽地方，到绍兴府不远了。”双星听了大喜道：“吾闻会稽诸暨、兰亭、禹穴、子陵钓台、苕萝若耶、曹娥胜迹，皆聚于此，虽是人亡代谢，年远无征，然必有基址可存。我今至此，岂可不流览一番，以留佳话。”只因这一番流览，有分教：

溪边钓叟说出前缘，兰室名姝重提往事。不知双星所遇何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负笈探奇不惮山山还水水 逢人话旧忽惊妹妹拜哥哥

词云：

随地求才，逢花问色，一才一色何曾得。无端说出
旧行藏，忽然透出真消息。他但闻名，我原不识，这番
相见真难测。莫惊莫怪莫疑猜，大都还是红丝力。

——《踏莎行》

双星一路来，因奉母命，将父亲的同门录带在囊中，遂到处查访几个年家去拜望。谁知人情世态，十分冷淡，最殷勤的款留一茶一饭足矣，还有推事故不相见的。双星付之一笑。及到了山阴会稽地方，不胜欢喜，要去游览一番。遂不问年家，竟叫青云、野鹤去寻下处。二人去寻了半日，没有洁净的所在，只有一个古寺，二人遂走进寺中，寻见寺僧说知。寺僧听见二人说是四川双侍郎的公子，今来游学，要借寺中歇宿，便不敢怠慢，连忙应承。随即穿了袈裟，带上毘卢大帽，走出山门，躬身迎接道：“山僧不知公子远来，有失迎迓勿罪。”遂一路迎请双星入去。双星到了山门，细看匾额上是惠度禅林。到了大殿，先参礼如来，然后与寺僧相见。相见过，因说道：“学生巴蜀，特慕西陵遗迹，不辞远涉而来，一时未得地主，特造上刹，欲赁求半榻以容膝，房金如例。”寺僧连忙打恭道：“公子乃名流绅裔，为爱清幽，探奇寻趣，真文人高雅之怀。小僧自愧年深萧寺，倾圯颓垣，不堪以榻陈蕃，既蒙公子不弃，小僧敢不领命。”不一时，送上茶来。双星因问道：“老师法号，敢求见教。”寺僧道：“小僧法名静

远。”双星道：“原来是静老师。”因又问道：“方才学生步临溪口，适见此山青峦秀色，环绕寺门，不知此山何名？此寺起于何代？乞静老师指示。”静远道：“此山旧名剡山。相传秦始皇东游时，望见此中有王气，因凿断以泄地脉，后又改名鹿胎山。”双星道：“既名剡山，为何又名鹿胎？寺名惠度，又是何义？”静远道：“有个缘故。此寺乃小僧二百四十六代先师所建，当时先师姓陈，名惠度，中年弃文就武。一日猎于此山，适见一鹿走过，先师弯弓射中鹿腹。不期此鹿腹中有孕，被箭伤胎，逃入山中，产了小鹿。先师不舍，赶入山追寻，只见那母鹿见有人来，忽作悲鸣之状。先师走至鹿所，不去惊他，那母鹿见小鹿受伤，将舌舔小鹿伤处。不期小鹿伤重，随舔而死。那母鹿见了，哀叫悲号，亦即跳死。先师见了，不胜追悔，遂将二鹿埋葬，随即披剃为僧，一心向佛，后来成了正果。因建此寺，遂名惠度寺。”双星道：“原来有这些出处。”遂又问这些远近古迹，静远俱对答如流。双星大喜，因想道：“果然浙人出言不俗，缙流亦是如此。”静远遂起身邀公子委委曲曲，到三间雪洞般的小禅房中来。双星进去一看，果然幽雅洁净，床帐俱全。因笑对静远道：“学生今日得一佛印矣。”静远笑道：“公子实过坡公、小僧不敢居也。”青云、野鹤因将行李安顿，自出去了。不一时，小沙弥送上茶点，静远与双公子二人谈得甚是投机，双星欢然住下歇宿不题。

到了次日，双星着野鹤看守行李，自带了青云。终日到那行云流水，曲径郊原，恣意去领略那山水趣味。忽一日行到千岩竞秀，万壑争流，古木参天之处，忽见一带居民，在山环水抱之中，十分得地。双星入去，见村落茂盛，又见往来之人，徐行缓步，举动斯文，不胜称羨。暗想道：“此处必人杰地灵，不然，亦有隐逸高士在内。”因问里人道：“借问老哥，此处是甚么地方？”那人道：“这位相公，想是别处人，到此游览古迹的了。此处地名笔花墅，内有梦笔桥，相传是江淹的古迹，故此为名。内